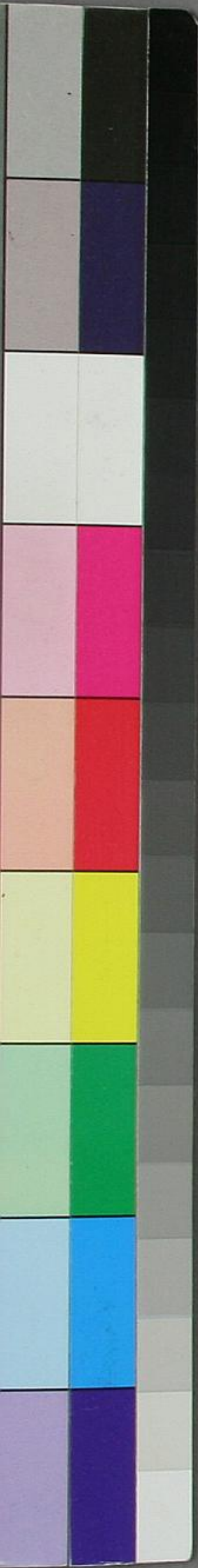


綱鑑易知錄

宋

七十七卷

113
537
41





413  
537  
41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七七

天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大郭氏寄

周之炯靜專

綱目續編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宋紀

欽宗皇帝

綱丁未二年

五月高宗皇帝構建炎元年金天會五年

春正月詔兩河民

降金民不從

目陳過庭至兩河

河北河東

民堅守不奉詔

至是復詔兩河民開門出降民猶不肯綱帝命太子

兩河義民

綱鑑易知錄

卷七七

宋欽宗



監國復如金軍。金人索金銀急，且再邀帝至營。帝有難色。何桌、李若水以為無虞，勸帝行。帝乃命孫傅輔太子監國，而與桌、若水等復如青城。粘沒唐恪聞之曰：一之為甚，其可再乎？閣門宣贊舍人吳革亦曰：「一之為甚，其可再乎？」蛤白桌曰：「天文帝座甚傾，車駕若出，必墮虜計。桌不聽。」綱河東割地使劉韜自經于金軍。韜至金營，金人使僕射韓正館之僧舍，謂韜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韜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為正代，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韜仰

吳革觀天文

劉韜從容死節

宗澤衛州之捷

天大呼曰：「有是乎？」歸書片紙曰：「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見六卷況主辱臣死，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此予所以必死也。使親信持歸報其子羽等，即沐浴更衣，耕衣酌卮，支酒而縊。飲意人歎其忠。瘞意也。之寺西岡上，遍題窻壁以識志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斂。同顏色如生。綱副元帥宗澤大敗金人于衛州。今河南衛輝府澤自大名見上卷至開德。今大名府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檄吸兵之書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



不可不死  
中求生

興仁府曾楸茂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為狂，不答。澤遂以孤軍進至衛南。衛河之南。衛輝府城北。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眾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軍壁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澤計敵眾勢必復來，乃暮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綱遼耶律大石見上建都于虎思。西遼主大石引兵東還，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

大風霾雲  
霧四塞

都城號虎思幹。綱大風霾雲霧四塞。霾見七一

二月，金劫上皇及后妃、太子、宗戚，至其軍。吏部侍郎李若水死之。目帝自如金營，都人日出迎駕，而粘沒喝畱不遣。太學生徐揆上書請帝還宮，金人取而殺之。吳乞買金主得帝降表，遂廢帝及太上皇帝為庶人。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不許。丁卯，金人令翰林承旨吳玠章吏部尚書莫儔入城，令推立異姓。堪為人主者，且邀上皇出城。孫傅曰：吾惟知吾君可帝中國。爾若立異姓，吾當死之。京城巡檢范瓊逼

孫傅忠義

綱鑑易知錄 卷之七 宋欽宗



上皇與太后御犢車出宮。鄆運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及六宮有位號者皆行。獨元祐哲宗年號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獲免。初金人檄吸開封尹徐秉哲盡取諸王皇孫妃主。凡得三千餘人。秉哲悉令衣袂相聯屬。祝而往。金人逼帝及上皇易服。若水抱帝而哭。詆金人以惡聲。金人曳葉拖也若水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金人又逼上皇名皇后太子。孫傳畱太子不遣。吳玠莫儔督脅甚急。范瓊恐變生。以危言讐詹入聲衛士。遂擁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傳曰。吾為太子傅。當同死。

李若小罵賊死節

生遂以畱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出。百官軍吏奔隨。太子號哭。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哭聲震天。至南薰門。范瓊力止傳。金守門者曰。所欲得太子。畱守何預。傳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傅也。當死從。遂宿門下。以待命。若水在金營旬日。粘沒喝召問立異姓狀。若水因罵之為劇賊。粘沒喝令擁之去。若水反顧罵益甚。謂其僕曰。我為國死。職爾。奈併累若也。屬何。又罵不絕口。監軍搥職瓜反破其脣。嘔異噴也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短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



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

呂中日李若水嘗主車駕出城者也使其不死亦在誤國之數惟其一死明白昭晰故誤國之罪釋而言忠義者稱焉。

綱金人大括金帛殺戶部尚書梅執禮等。綱康王構

康王次濟州

次于濟州。目王有衆八萬分屯濟今山東兗州府濟寧州濮今山東

東東昌府濮州諸州。金人遣甲士及中書舍人張徵齋濟平

蠟詔見上卷自汴京至命王以兵付副帥而還京。王

問計於左右。後軍統制張俊曰。此金人詐謀爾。今大

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因請進兵。王遂如濟州。既

而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呂好問聞之遣人以書

白王曰。大王之兵度鐸能擊則邀擊之。不然即宜遠

金人議立異姓

避。綱金人議立異姓。執孫傅張叔夜及御史中丞秦

檜目吳玠莫儔復召百官議立異姓。衆莫敢出聲。王

時雍問於玠儔。二人微言敵意在張邦昌。時雍未以

爲然。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金營。衆問金人意

所主。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乃決。遂

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金人執叔夜

及孫傅置軍中。粘沒喝名叔夜給臺上聲之曰。孫傅

張叔夜不肯署狀



唐恪書名  
飲藥死

馬伸獨奮

不立異姓已殺之公年老大家豈可與傅同死叔夜曰世受國恩義當與之存亡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金人皆義之太常寺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學不書名唐恪書名飲藥而死已而時雍復集百官詣祕書省俾范瓊諭衆以立邦昌意衆唯唯委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馬伸獨奮曰吾曹職為爭評臣豈容坐視乃與御史吳給約中丞秦檜共為議狀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論邦昌當上皇時蠹國亂政以致社稷傾危金人怒執檜去綱

金立張邦昌為楚帝

吳革死節

三月金立張邦昌為楚帝蛤閣門宣贊舍人吳革率衆討邦昌不克而死金人奉冊寶至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即位號大楚閣門宣贊舍人吳革恥屈節異姓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孥焚所居舉義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令悉棄兵仗乃從後襲之殺百餘人捕革併其子殺之是日風霾見上日暈運日傍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唯王時雍吳玠莫儔范瓊等欣然以為有佐命功邦昌心不安拜官皆加權字綱夏四月金人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

二帝北行



千人北去。目幹。離不勝。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  
公主妃嬪及康王母章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由滑  
州見上卷八去。粘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棗孫  
傅張叔夜陳過庭司馬朴秦檜等由鄭州今開封府去。  
而歸。馮解曹輔孫覲汪藻郭仲荀等於張邦昌邦昌  
率百官遙辭二帝於南薰門。衆慟哭。有仆絕者。京師  
為之一空。宗澤在衛。見上卷聞二帝北行。即提軍趨滑  
走黎陽。見同上卷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  
帝。而勤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上皇至燕山館於延壽寺。帝從代渡。

宗澤欲邀還二帝

呂好問說張邦昌

太和嶺。綱張邦昌號哲宗廢后孟氏曰宋太后。目呂  
好問謂邦昌曰。相公欲真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為  
之圖也。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  
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爾。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乎。  
大元帥康王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  
可轉禍為福。且省中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  
車駕未還。下文書不當稱聖旨。為今計者。當迎元祐  
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察御史馬伸具  
書請邦昌速奉迎康王。極陳逆順利害。邦昌讀其書。



氣沮乃尊元祐皇后為宋太后迎居延福宮而遣人

至濟州見上訪康王

雲間張氏曰邦昌不死於金人立已之時今乃順衆情以迎康王可謂噬臍無及矣

綱五月康王即皇帝位于南京大赦改元明發漢高已

猶未正尊位必待諸侯力請而後從之高宗未嘗削平海內遽正尊位何哉創業之與中興固自不同當是時二帝既已北狩四方盜賊竊發者非一中外皇莫知所向高宗苟不早正位號以繫人心則天下之望孤矣故書康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者深幸之也烏可以漢高為比而擬議之哉其與光武昭烈晉法同呂好問謂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康王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他人

與光武昭烈晉元書法同

聲罪致討悔可追邪邦昌乃復遣謝克家往奉迎王

時雍曰騎虎者勢不得下見三十九卷所宜熟慮他日噬

臍見四十七卷悔無及矣邦昌不聽克家至濟州勸進勸

進上王不許張俊曰大王皇帝親弟人心所歸當

早正大位既而邦昌又遣蔣思愈等持書詣濟州自

陳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權宜一時以紓舒國難

爾非敢有他也王復書與之而諭宗澤等以為邦昌

受偽命之人義當誅討然慮事出權宜未可輕動合

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謂邦昌篡亂蹤跡已無



可。疑。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不。斷。好。問。亦。遣。人。來。言。大。王。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邦。昌。又。遣。謝。克。家。及。王。舅。忠。州。見五三卷八防禦使韋淵奉大宋受命寶詣濟州。復以手書號太后曰元祐皇后。入居禁中。垂簾聽政。以俟復辟。見上卷二二克家等至濟州。王慟哭受之。命克家還京辦儀物。皇后命太常少卿汪藻草手書告中外。俾王嗣統。其略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覺。而敷天同左

江藻草告  
中外書

濟城火光  
屬天

袒。見十一卷十二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左傳二十四年。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茲乃天意。夫豈人謀。濟州父老詣軍門。言州四旁望見城中火光。屬祝天。請即皇帝位。會宗澤及權應天府。見六六卷二五朱勝非來言。南京。見同上藝祖。始祖也。謂太祖。興王之地。見同上取四方中。漕運尤易。王遂決意趨應天府。既發濟州。廊延。見七二卷十三副總管劉光世。自陝州。見七三卷二一來會。王以光世為五軍都提舉。西道。見上卷三一都總管王襄。宣撫司統制官韓世忠

綱鑑易知錄 卷七七 宋高宗



首用黃汪  
不討張邦  
昌

皆以師來會。王至應天。邦昌來見。伏地慟哭。請死。王撫慰之。王時雍等奉乘輿服御至。羣臣勸進者益衆。王命築壇於府門之左。五月庚寅朔。王登壇受命。畢慟哭。遙謝二帝。遂卽位於府治。改元建炎。大赦。是日。元祐皇后在東京。汴京撤簾。綱遙上靖康帝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以黃潛善爲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尊哲宗廢后孟氏爲元祐太后。遙尊韋氏爲宣和皇后。遙立夫人邢氏爲皇后。以張邦昌爲太保。封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綱耿

李綱至太  
平上疏

南仲免。召李綱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再貶寧江。今江西九江府金兵復至淵聖。欽宗悟和議之非。名綱爲開封尹。行次長沙。今湖廣長沙府被命卽帥湖南。治長沙府勤王師入援。未至而京城失守。至是名拜右相。趨赴行在所。見三三卷五中丞顏岐右諫議大夫范宗尹咸沮之。帝皆不聽。汪伯彥黃潛善自謂有攀附。見二十九卷二七之勞。擬必爲相。及名綱於外。二人不悅。遂與綱忤。綱行至太平。今江南太平府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英則用心剛。足以蒞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搖。



高宗不惑羣小

哲則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閒願陛下以漢之高光唐之太宗國朝之藝祖見太宗為法

雲間張氏曰欽宗時李綱為羣小所沮抑即棄而不用故汴宋終底於滅亡高宗即位名用李綱而羣小不能惑高宗之明故能致其興復然則賢人君子之益於人國也如此為人君者奚可不謹於任用哉

**綱**馮解免以呂好問為尚書右丞**綱**元祐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應天帝勞去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除尚書右丞後李綱以羣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繩以峻法懼

者衆矣綱乃止**綱**竄李邦彥吳敏蔡懋李梲宇文虛

中耿南仲鄭望之李鄴等于遠州論主和誤國**綱**追

貶蔡確蔡卞邢恕等官以誣謗宣仁廣李邦彥等以

竄逐蔡確等以誣謗宣仁而追貶此**綱**簽書樞密院

張叔夜死節

事張叔夜自殺于金軍**綱**叔夜既北遷道中惟時飲

水義不食其粟至白溝見六八御者曰過界河矣叔

夜乃矍然驚顧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扼吭

而咽死朝廷聞叔夜死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

文何卓孫傳後從淵聖**綱**金人陷河中府及解蟹今山







姚崇十事  
要說

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帝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帝畱之。乃罷。所言職。安置江州。今江西九江府綱。六月。李綱至。行在固辭相位。不許。綱至。入見。涕泗交集。帝為動容。綱力辭相位。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且言。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開元元年冬。明皇欲相姚崇。崇先設崇以十事要說。難以堅帝意。曰。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一。政先仁恕。二。不待邊功。三。法行自近。四。宦豎不與政。五。絕租賦外貢獻。六。戚屬不任臺省。七。大臣接之以禮。八。羣臣皆得披逆鱗。犯忌諱。九。絕道佛營造。十。監戒權奸。為萬代法。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為策。俟吾政事脩。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至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為巡幸之計。天下形勢。長安。今陝西西安府為上。襄陽。今廣襄陽府次之。建康。今江南京寧府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為之。

李綱十事

臺省。七。大臣接之以禮。八。羣臣皆得披逆鱗。犯忌諱。九。絕道佛營造。十。監戒權奸。為萬代法。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為策。俟吾政事脩。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至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為巡幸之計。天下形勢。長安。今陝西西安府為上。襄陽。今廣襄陽府次之。建康。今江南京寧府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為之。

綱監易印象

卷七七

宋高宗

十三



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偽赦為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不可行。宜悉改正。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為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偽命。謂國家更大變。鮮有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偽官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汚偽命者以六等定罪。卷十五。宜倣之以厲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亦狡也。勢

李綱非姚崇所及

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閒。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脩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脩孝悌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班綱議於朝。惟僭逆偽命二事。畱中不出。

雲開張氏曰李綱以十事進高宗自比姚崇何其偉哉史稱姚崇宋璟為開元賢相而璟之剛直又過於崇觀夫綱之節操乃知其為宋璟之潤金人之吻又非玄宗平內難之比綱於此時一有忠悃之謀即為姦佞所沮卒致君臣之好

綱監易知錄 卷之七 宋高宗



李綱事難於宋璟

不終觀此則知其事又難於璟也多矣

綱以黃潛善為門下侍郎綱安置張邦昌于潭州貶放其黨有差雌曰李綱以僭逆偽命二事畱中言於

李綱劾張邦昌

帝曰二事乃今日刑政之大者邦昌當道君徽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欽宗即位首擢為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為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以為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偽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乃不得已請元祐

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夫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公羊傳莊公三十二年趙盾不討賊則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書以弑君宣公二年經晉趙盾弑其君夷臯事見四卷十六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為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眾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見二十九卷二十八又二十卷六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



呂好問附  
黃潛善持  
兩端

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砌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時執政中有議不同者。帝召黃潛善等語之。潛善主。邦昌甚力。帝顧呂好問曰。卿昨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為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綱言邦昌僭逆。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指目。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帝乃出綱奏。責授邦昌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今湖廣長沙府安置。并安置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儔。李擢。孫覲。於高梅。

規模

未全。柳歸州。而顏博文。王紹以下。論罪有差。綱贈李若水。霍安國。劉韜官。詔諸路訪死節之臣。以聞。綱以李綱兼御營使。綱既受命拜謝。有旨兼充御營使。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為者。陛下英斷于上。羣臣輯睦于下。庶幾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脩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



先務

者政事已脩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謂規  
模也至於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治直隸大名府河  
東治山西太原府蓋兩路國之屏丙蔽料理稍就然後中原  
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恆恆州今山西大同府代代州今山西  
原府太原澤今山西澤州潞潞州今山西潞安府汾汾州今山西晉晉州今山西  
西平今直隸懷南懷慶府衛衛州今河南輝輝府今大名府濟濟州今河南其餘諸郡皆為朝廷守兩路士民兵  
將皆推豪傑以為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朝  
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

李綱薦張所傳亮李綱立軍法

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危  
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  
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略  
者為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  
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  
如唐之方鎮使自為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  
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  
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傳亮亮西人習  
古兵法綱與語謂可為大將因奏用之李綱又立軍法五人為伍

綱監易知錄

卷七

宋高宗

十七



枕戈嘗膽

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為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為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為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為軍統制官以牌書部長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以此法團結及詔陝西山東諸路帥臣並依此法互相應援有所呼召使令按牌綱子勇孚生大赦廣特書日子勇生綱還元以遣義者重國本也祐黨籍及元符上書人官爵以汪伯彥知樞密院事綱遣宣義郎傅勇滂使金軍通問二帝目初黃潛善白遣勇為祈請使又遣大常少卿周望為通問使俱未行李綱上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今日之事正當枕戈晉劉琨與祖逖友志在討逆每嘗膽越王句枕戈待旦日恐祖生先我著鞭踐臥薪

嘗內脩外攘使刑政脩而中國彊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致思慕之意可也帝從之遂命綱草表付勇以往且致書於粘沒喝綱立沿河江淮帥府從李綱請也別置水綱以張慤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目初慤為計度鐸都轉運使帝為大元帥募諸道兵勤王慤飛輓挽車日輓踵道建議印給鹽鈔以便商旅不閱旬得緡民貫也錢五十萬以佐軍帝即位以為戶部尚書至是除同知樞密院事



唐人澤潞  
遺意  
巡社

兼提舉戶部財用。慤建言：三河河南河之民，怨敵深，入骨髓，恨不殲尖殄其類，以報國家之仇。請因唐人澤潞步兵見五二，雄邊子弟，遺意募民，聯以什伍，而寓兵於農，使合力抗敵，謂之巡社。其法：五人為甲，五甲為隊，五隊為部，五部為社，皆有長。五社為一都社，有正副，二都社有都副總首。甲長以上免身役，所結五百人以上，借補官有差。雌論者以其法精詳，前此言民兵者，皆莫之及。詔集為書行之。隸安撫司。綱呂好問罷知宣州，目侍御史王賓論好問嘗污偽命，

宗澤疏諫  
和議

可立新朝。帝曰：邦昌僭號之初，好問募人齎帛書道京師內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迹，非他人比。好問自慙，力求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為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冒圍齎書於陛下，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今江南寧國府。以恩封東萊。今山東萊州府郡侯。綱以宗澤為東京留守。澤累表請帝還京師，不報。目澤在襄陽。見十一聞黃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



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卽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膽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蟹今山西平陽府蒲州解州是褫恥也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驚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及開封汴留守李綱舉宗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為東京也卽東京也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畱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城上望樓也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

情洵洵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者賊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屏丙息因撫循軍民脩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疏請帝還京師時真定懷衛俱見上閒敵兵甚盛方密脩戰具為入攻之計澤以為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為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



宗澤奇岳飛

運用之妙在一心

大河以通西北商旅。守禦之具既備，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將材也。」會金人攻汜，似水開封府汜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升飛為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在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

靜軒周氏曰：嗚呼！宋金世讎，其勢不俱生，夷夏異趨，其勢不兩立。況退避之與進取，其義有二。

進有功而退無功

進則示之以強，可以作士氣，可以固民心。可以保宗社，可以雪讎恥。退則示之以弱，士氣沮，民心散。宗社危，讎恥存。此所以為進退無功也。高宗身負大讎，不思報復，苟延歲月，坐失事機。雖宗澤累請還京，終弗能悟。其亦中人以下之資乎？是故觀宗澤之請，不行則知其失，中原之漸觀高宗之意，不允則知其無。父母之心，此綱目書法之深意也。

**綱** 金幹離不卒。粘沒喝專權吳乞買 粘沒喝專權吳乞買，綱目諸路募兵買馬，勸民出財。

**目** 李綱言熙豐熙寧元豐俱 熙寧元豐俱，聞內外禁旅五十九萬。

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師於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



李綱請頒  
戰車之制

岳飛請恢  
復中原

皆成精兵。此最為急務。於是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更番入衛河北西路。括買官民馬。勸民出財助國。綱又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戰車之制。頒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綱以張所為河北招撫使。目所招徠豪傑。擢王彥為都統制。時岳飛上書言。勤王之師日集。宜乘敵怠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越職言事。奪官歸詣所。

用兵先在  
定謀

君殆非行  
伍中人

所以飛為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荆。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楚師敗績。注。曳柴起塵詐為眾走。曳牽也。荆楚本號。莫敖采樵以致絞。左傳。桓公十二年。楚伐絞。莫敖屈瑕曰。誘之。明日絞人爭出。楚大敗之。注。請無以師衛采樵之人。以誘絞人之出。絞小國。莫敖楚官名。皆謀定也。所矍然。驚顧貌。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所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為固。苟焉據要衝。峙雉也。立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也。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



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飛武經郎。綱秋七月。以王瓚

層為河東經制使。傅亮副之。文以錢蓋為綱以許翰

為尚書右丞。綱右諫議大夫。宋齊愈以罪棄市。目齊

愈附黃潛善。汪伯彥上疏論李綱募兵買馬括財三

事之非。不報。章擬再上。其鄉人嗾同銜也齊愈者竊

其草示綱。時方論僭逆附偽之非。而齊愈實書邦昌

姓名以示眾者。見上於是逮見十九卷齊愈於獄。齊愈

引伏。遂命戮於東市。綱以范致虛知鄧州。目李綱嘗

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即長安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

下。見上。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見上示

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

還闕無期矣。帝乃諭兩京。東京開封以還都之意。讀

者感泣。既而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言其不可。且

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

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

健馬。皆在西北。君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閒

諫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蜂起為亂。跨州連邑。陛下雖

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

李綱諫幸東南



李綱請暫幸南陽

陽今河南南陽府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鄰關陝可以名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兩京并南可以遣救援暫議駐蹕見卷十二乃還汴都京為三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況嘗降詔許畱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干遽失大信帝乃許幸南陽以范致虛知鄧州今南陽府鄧州見上卷三一南道脩城池繕宮室輸錢穀以實之而

夢四日並出

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今江南揚州府之議或謂綱曰外論洶洶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綱元祐太后如揚州曰帝從汪伯彥黃潛善言將幸揚州以避敵詔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奉太后先行六官及衛士家屬皆從遣使詣汴京迎奉太廟神主赴行在見上綱閣門宣贊舍人曹勛勳以上皇手書至自金匱上皇在燕山今直隸順天府見上六謂閣門宣贊舍人曹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因出御衣

綱鑑易知錄 卷七七 宋高宗 二四



賢并相

絹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又諭勛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為念康王夫人邢氏聞勛南還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為我白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勛遂聞諫行而微道至南京見上以御衣進帝泣以示輔臣勛因建議募死士入海至金東境奉上皇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勛於外綱八月以李綱黃潛善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綱嘗侍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見上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

罷李綱

終夜不寐然卒至播遷何也綱對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見五卷二無益也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斷大事帝嘉納之綱所論諫其言切直帝初無不容納至是惑於黃潛善汪伯彥之言常留中不報綱更號元祐太后曰隆祐太后尚書省言元字犯后祖諱請易以所居宮名從之綱名河東經制副使傅亮還行在罷李綱提舉洞霄宮目傅亮軍行十餘日黃潛善等以為逗遛留見二十卷三令東京畱守宗澤節制亮軍即日渡河亮言措置

綱鑑易知錄

宋高宗

七



未就而渡河恐誤國事李綱為之請潛善等不以為然綱言招撫經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傳亮又臣所薦用今黃潛善汪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虛心觀之既而召亮赴行在綱言聖意必欲罷亮乞付黃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里綱退而亮竟罷綱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言方今人材將帥為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為所嫉然臣東南人

李綱知盡  
事君之道

綱  
張浚劾李

豈不願陛下東下為安便哉願一去中原後患有不  
可勝升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為心以生靈為意以二  
聖未還為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  
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  
如讒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  
節患禍非所恤也會侍御史張浚劾綱以私意殺宋  
齊愈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潛善伯彥等復力排綱  
請帝去之遂罷綱為觀文殿大學士浚論綱不已乃  
落職止提舉洞霄宮凡在相位七十七日綱罷而招



撫經制司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砌廢罷金兵益熾關輔殘毀而中原盜賊蜂起矣

新安胡氏曰李綱為相朝綱兵防皆已振整方七十餘日為汪黃所讒張浚所論而罷汪黃不足責矣浚乃如是深可惜也

綱殺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轍東自丹陽今江

江府丹陽縣東丹陽人去年二月吳敏奏東為士學錄東力辭歸召至未得對會李

綱罷乃上書乞畱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

歐陽澈徒步詣行在

陳東從容就死

氣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即建康見上十三又不報會撫

州今江西撫州府布衣歐陽澈徒步詣行在見上伏闕上書極

詆用事大臣潛善遽以語激怒帝言若不亟誅將復

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

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書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

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次池也吏有難

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

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

底舍也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山名在浙江寧波府城西南跨紹興府餘姚縣



許翰著東  
澈哀辭

李猷贖尸瘞埋意也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為之死  
 識與不識皆為流涕綱許翰罷目李綱罷翰言綱忠  
 義英發舍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  
 帝不許及陳東見殺翰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  
 者東戮於市吾在朝堂可乎乃為東澈著哀辭而入  
 上章求罷遂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綱封子  
 專為魏國公綱安置河北招撫使張所于嶺南治廣東廣  
 州綱都統制王彥等渡河敗金人于新鄉進次太行  
 府州金人圍之彥兵潰會走保共恭城目彥率岳飛等

岳飛新鄉  
之捷  
侯兆川之  
捷

太行之捷

十一將部七千人渡江至新鄉今河南衛輝府新鄉縣金兵盛  
 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與平聲戰奪其纛而  
 舞諸軍爭奮遂復新鄉明日戰於侯兆川飛身被十  
 餘創鏘鎗本字士皆死戰又敗之會食盡詣彥壁軍乞糧  
 彥不許飛乃引兵益北與金人戰於太行山在河南懷慶府  
 北擒其將拓跋夷複姓耶烏居數日又與敵遇飛單騎  
 持丈八鐵鎗刺殺其將黑風大王金人敗走飛知彥  
 不悅已遂率所部復歸宗澤澤復以為統制彥以屢  
 勝因傳檄吸徵州郡金人以為大軍至率騎數萬



薄博也。彥壘圍之數匝。彥以衆寡不敵。潰圍出走。諸

將敗去。彥獨保共城。今衛輝府輝縣西山遣腹心結兩河

東豪傑。圖再舉。金人購求以財。彥急。彥慮變。夜寢。屢

遷其部曲。覺之。相率刺威。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

八字。以示無他意。彥益感勵。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

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

等皆附之。衆十餘萬。綿亙數百里。皆受彥約束。金人

患之。名其首領。俾以大兵破彥壘。首領跪而泣曰。王

都統砦堅如鐵石。未易圖也。金人乃聞諫遣騎兵撓

相率刺面  
作八字

幸  
宗澤諫南

彥糧道。彥勒兵待之。斬獲甚衆。綱張邦昌伏誅。詔馬

潭州數邦昌之罪賜死。并誅王時雍等。綱金盡陷河北州郡。綱冬十一

月。帝如揚州。自先是黃潛善汪伯彥力主幸東南。許

景衡亦言建康。見上金陵天險可據。帝從之。詔淮浙沿

海諸州增脩城壁。招訓民兵。以備海道。又命揚州。見上

守臣呂頤浩繕脩城池。至是謀牒者言金人

欲犯江浙。江浙詔暫駐淮甸。捍禦稍定。即還京闕。宗

澤上疏諫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棄也。昔景德真宗

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閩



中人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見十卷  
 十因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  
 澤前後建議。輒為汪黃所抑。二人每見澤奏至。皆笑  
 以為狂。於是帝決意幸揚州。十月朔。帝登舟。時兩河  
 雖多陷於金。而其民懷朝廷恩。所在結為紅巾。出攻  
 城邑。皆用建炎年號。金人稍稍引去。及聞帝南幸。無  
 不解體。澤復上疏言。欲遣閻勅王彥各統大軍。盡平  
 賊壘。望陛下早還京闕。臣之此舉。可保萬全。或姦謀  
 蔽欺。未即還闕。願陛下從臣措畫。勿使姦臣沮抑。以

宗澤復上南幸疏

王倫使金

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詩小雅篇辭鞠告也盡掃胡塵。然後奉  
 迎鑾輿還京。以塞姦臣之口。以快天下之心。帝優詔  
 答之。**綱**十一月。竄李綱于鄂州。今湖廣武昌府義沮東南幸  
 之謀也。**綱**尋責授單州。見六四卷八團練使。安置於萬安軍  
 州。今廣東瓊州府萬州**綱**遣朝奉郎王倫使金。且之族孫也。  
 家貧無行。為任俠。見二十六卷往來京洛。京師洛陽閒數朔犯  
 法。幸免。至是。選能專對者使金。問二帝起居。乃假倫  
 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閣門舍人朱弁便副之。  
 至雲中。今山西大同府見粘沒喝議事。時金方大舉南

綱鑑易知錄 卷七七 宋高宗 三十一



綱鑑易知錄 卷七十七 二十九

下。倫邀說稅百端粘沒喝不聽。○先是淵聖宗欽自雲中徙燕山。見上二四始與太上皇相見居於愍忠寺。至是並遷於霽心入郡。霽古溪國也。在燕山北千里。綱以張慤為中書侍郎。顏岐許景衡為尚書左右丞。郭三益同知樞密院事。綱十二月金人分道入寇。遂陷西京。洛陽留守孫昭遠走死。河東經制使王瓌引兵遁蜀。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七七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七八

周之炯靜專

綱目續編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南宋紀

高宗皇帝名構徽宗第九子。初封康王。及二帝北狩。遂即位於南京。遷都臨安。號南宋。在位三十

十六年而內禪。又二十五年而崩。壽八十一歲。○帝雖云中興。然無撥亂之才。初惑汪黃之佞。繼阬苗劉之亂。終成秦檜之姦。雖相有李綱趙鼎。將有張韓劉岳。信任不堅。黜戮相踵。偷安一隅。忍辱鮮恥。由畏懦有餘。而剛果不足。故也。或曰徽宗生帝時夢吳越王錢鏐入宮。斯言信歟。

綱鑑易知錄 卷七八 宋高宗



劉汲死節

綱 戊申高宗皇帝建炎二年金天會六年春正月金人陷鄧州見上卷范致虛出奔安撫使劉汲死之京西州郡皆陷綱金將兀朮犯東京宗澤敗之金兀朮自

宗澤對客圍棋

鄭今開封府鄭州抵白沙地名去汴京東京也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宗澤乃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胃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粘沒喝據西京洛陽與澤相持澤遣部將閻中立郭俊民李景良等帥兵趨鄭遇敵大戰兵敗中立死之俊

閻中立死節

張撝死節

民降景良遁去澤捕景良斬之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持書來招澤澤皆斬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今直隸大名府滑縣澤部將張撝揮往救之撝至滑衆寡不敵或請少避之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撝急遣王宣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宣知滑州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得金將遼臣王策於河上解其縛問金之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名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



宗爺爺

不利悉引去。宗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為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至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則天下之民何依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

雲間張氏曰：宗澤對客圍棋，其與謝安矯情。鎮物同一機也。雖然，澤之器局功業，無愧於安。而高宗又非晉武之荒淫，然一則不能雪懷愍之恥，一則不能復徽欽之讎，其故何哉？蓋論其不能盡君道，則高宗固無晉武之失德，論其信而宋之所以謝安見三

唐重死節

**綱** 金人破永興軍。治陝西西安府。經略使唐重死之。**綱** 竄內。

侍郃成章于南雄州。**綱** 闍人猶知惡惡，當時宋廷諸

正之邪，故竄成章而以無罪例。目時所在盜起，汪伯

彥黃潛善匿不以聞。成章上疏言：二人必誤國。帝怒。

除名。編管南雄州。今廣東南雄府。**綱** 以劉豫知濟南府。臣

景州。今直隸河人。為河北。治直隸大名府。提刑。金人南侵，豫

棄官避地真州。見七十一卷。張愬薦之。起知濟南。今山東

時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政不許。豫

忿而去。**綱** 發劉豫奸邪，非可用者。茲因人薦起知濟南

據中原，貽禍宋室，尚誰咎哉。**綱** 二月，金人陷淮寧。今

綱鑑易知錄

卷七八 宋高宗

三

張愬薦劉



向子韶死節

封府知府向子韶死之。金人晝夜攻城，子韶率軍民固守，遣人詣宗澤乞援。未至，城陷。金人欲降之，子韶罵不屈，遂為所殺。闔門皆遇害。事聞，賜諡忠毅。淮寧初陷時，楊時聞之曰：子韶必死矣。蓋知其素守云。

綱：金粘沒喝焚西京而去。三月，翟進復之。詔以進為京西北路安撫使。綱：夏四月，金兀朮復入西京，翟進擊走之。綱：工部侍郎兼侍講楊時罷。帝初即位，除時工部侍郎，陛對言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興學為務。除兼侍講，以老求去，遂提舉洞霄宮。時在東郡。

推揚時為程氏正宗

宗澤請還東京疏

今山東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為程氏正宗。綱：以信王榛為河外兵馬都元帥。五月，下詔還京師。不果。綱：書下京師喜之也。書曰：時宗澤招撫羣盜，河北盜楊進丁不果，惜之也。王善等河東巨寇，王善悉招降之。聚城下，又募兵儲糧，召諸將約曰：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澤乃上疏，大略言祖宗基業可惜。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北方流日望救兵。西京陵寢為賊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而兩河二京、陝右、淮甸百萬生靈陷於塗炭。乃



欲南幸湖外。蓋姦邪之臣。一為賊虜方便之計。二為姦邪親屬皆已津置在南。故也。今京城已增固兵械。已足備人氣。已勇銳。望陛下毋沮萬民敵愾。愾。憤恨怒也。左傳。文公四年。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之氣。而循東晉既覆之轍。奏至。或言信王榛有渡河入汴之謀。帝乃降詔。擇日還京。綱許景衡罷。且時朝廷有大政事。景衡必請開。見十卷極諫。黃潛善汪伯彥以為異已。因共以渡江南幸之議為景衡罪。罷之。景衡行至瓜洲。得暍。暍。入聲。傷暑也。疾卒。謚忠簡。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慮忠純。議論不與。

定詩賦經義試士法

時俯仰。既卒。帝思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許景衡爾。綱定詩賦經義試士法。目元祐哲宗中。科舉以經義詩賦兼取。紹聖亦哲宗年號以來。罷試詩賦。至是命參酌元祐科舉條制。定試士法。中書省請習詩賦舉人。不兼經義。習經義人。止習一經。解試省試。並計數各取。通定高下。殿試仍對策三道。故事。廷試上十名。內侍先以卷奏定高下。帝曰。取士當務至公。豈容以已意升降。自今勿先進卷。綱以朱勝非為尚書右丞。以宇文虛中充金國祈請使。虛中。



宗澤請還京師疏

降金。綱詔御營統制韓世忠會宗澤以禦金。王彥引兵屯滑州。目時得報虜分道渡河。詔世忠與澤率所部迎敵。澤聞王彥聚兵太行山。見上卷二八欲大舉趨太原。見上卷十澤即以彥為忠州防禦使。制置河北。見上卷六河東。軍事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彥悉召諸寨指授方略以俟會合。乃以萬餘人先發。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汴。澤令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今直隸大名府滑州之沙店。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俱見上相。今河南彰德府

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見上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

自大名取洛。明今直隸廣平府相真定。今直隸真定府楊進王善丁

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

民相應者不啻試百萬。願陛下早還京師。臣當躬冒

矢石為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疏入。黃潛善等

忌澤成功從中沮之。綱秋七月。東京畱守宗澤卒。以

杜充代之。目澤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為黃潛

善汪伯彥所抑。潛善伯彥又疑澤為變。以郭仲荀為

副畱守以察之。澤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



澤嬰覺然驚顧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

殲殺也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

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

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

慟計聞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澤子穎居戎幕素得

士心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時已命杜充代澤不許充

酷而無謀至汴悉反澤所爲於是豪傑離心降盜聚

城下者復去剽票掠矣票截也

史臣曰方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一呼而河  
北義旅數十萬衆若響之應聲實澤之忠義有

連呼過河者三

馬伸劾汪黃不法十七事

綱八月貶殿中侍御史馬伸監濮州酒稅卒于道以風動之也使當時無或齟齬牽制之則反二  
帝復舊都一指顧閒耳黃潛善汪伯彥嫉能忌  
功而高宗惑於儉邪之口善善而不能  
用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卒悲哉

伸自湖南治湖廣長沙府即潭州見上卷二九還上疏言黃潛善汪伯

彥不法十七事乞速罷二人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

事疏入畱中明日改授衛尉少卿伸辭不拜錄其疏

申御史臺且言臣論可采即乞施行非是合坐誣罔

之罪因移疾移文稱疾待命詔伸言事不實送吏部責監

濮州見上卷四酒稅趣促使上道伸怡然僕被而行竟



趙子砥畏  
虎之喻

死道中。聞者寬之。伸學於程頤。勇於為義。每日吾志  
在行道。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以妻子為念。則  
為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綱以趙子砥紙知台州。回  
子砥自燕山見上卷末遁歸。命輔臣問北事甚悉。子砥大  
略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吾國與金  
勢不兩立。昔契丹遼主和議。女真金主用兵。十餘年  
閒。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譬人畏虎。以肉餵委飼也之。  
食盡。終於噬人。若設陷穽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  
遂命知台州今浙江台州府。綱金主吳乞買廢。上皇為昏德。

惟秦檜不  
與徙

公靖康帝為重昏侯。徙之韓州。綱金主命二帝赴上  
京今盛京奉天府開原縣。以素服見金太祖廟。遂見金主於乾  
元殿。金封太上皇帝為昏德公。淵聖皇帝為重昏侯。  
未幾。徙之韓州去燕京一千五百餘里。命晉康郡王孝騫等九  
百餘人。至韓州同處。惟秦檜不與徙。依撻懶以居。撻  
懶亦厚待之。綱九月。郭三益卒。綱金將訛里朵朵襲  
破信王榛于五馬山砦。遂會粘沒喝入寇。綱冬。十月。  
隆祐太后如杭州。綱侍御史張浚請先定六宮所居  
地。詔孟忠厚奉太后及六宮皇子如杭州。今浙江杭州府以



楊粹中死節

苗傅劉正彥為扈。從都副統制。綱知濮州。楊粹中襲破金粘沒喝軍。十一月。金人陷濮州。粹中死之。目粘沒喝訛里朵合兵圍濮州。上見以濮州小。易之。至城下。知州楊粹中固守。命將姚端夜擣其營。粘沒喝跌。先上聲。赤足走。僅以身免。遂攻城益急。凡三十三日而陷。粹中被執。竟不屈而死。綱金人寇晉寧軍。治山西平陽。知軍事徐徽言拒却之。知府州。今陝西延安府。折可求叛降金。綱十二月。劉豫叛降金。目撻懶圍濟南。上見三。劉豫遣子麟禦却之。撻懶遣人啗之也。餌。豫以利。

郭永死節

大聖人墓安可發

豫懲前忿。見同。遂殺濟南驍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縋墜城。納款。綱金訛里朵陷北京。見六八。提刑郭永死之。綱以黃潛善汪伯彥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顏岐朱勝非為門下中書侍郎。盧益同知樞密院事。綱金粘沒喝陷襲慶府。目軍士有欲發孔子墓者。粘沒喝問其通事高慶裔。異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聖人。粘沒喝曰。大聖人墓安可發。遂殺軍士。綱以禮部侍郎張浚參贊御營軍事。目浚極言金人必來。請豫為備。黃潛善汪伯彥以為過計。



而笑之。命浚參贊軍事。與呂頤浩教習河北兵民。  
綱已酉三年。金天會七年。春正月。河北制置使王彥致仕。

目彥以所部兵馬付東京汴留守司。而率親兵趨行

在。見三三三卷六。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河北河東忠義延

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憤激。二人大

怒。遂請降旨免對。彥遂稱疾致仕。綱金粘沒喝陷徐

王復闔門死節

州。今江南徐州。知州事王復死之。目金人圍城。復與子倚

率軍民力戰。外援不至。城陷。復謂粘沒喝曰。死守者

我也。願殺我而舍僚吏百姓。粘沒喝欲降之。復嫚罵

求死。闔門百口皆被殺。綱韓世忠會兵救濮州。至沐

陽。今江南淮安府沐陽縣。兵潰。會金粘沒喝遂入淮。淮水在江

泗。今鳳陽府泗州。綱二月。詔劉光世將兵阻淮以拒金。光世

兵潰走還。金粘沒喝遂陷天長軍。帝奔鎮江。目粘沒

喝至楚州。即淮安府。守臣朱琳降。遂乘勝而南。陷天長軍。

今鳳陽府天長縣。內侍鄺荒詢報金兵至。帝即被批甲乘騎

馳至瓜洲步。在揚州府南。得小舟渡江。惟護聖軍卒數人。

及王淵張俊內侍康履等從行。日暮至鎮江。今江南

時汪伯彥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浮屠僧克勤說法罷。

帝奔鎮江

汪黃方聽浮屠說法



軍士誤斬黃鍰

會食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倉皇。乃戎服策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藉。謝無不怨憤。可農卿黃鍰至江上。軍士以為黃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鍰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短矣。是日金將馬五帥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聞帝已南行。乃追至揚子。今揚州府儀真縣。橋時事起倉卒。朝廷儀物皆委棄。太常少卿季陵亟取九廟神主以行。出城未數里。回望城中煙焰燭天。陵為金人所追。亡太祖神主於道。

雲開張氏曰。黃江二賊。欺君誤國。至於如此之極。厥罪何可勝誅。於時四面皆金兵矣。尚聽浮屠說法。無異平日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亡者。其二賊之謂歟。向非鄰詢之報。而急渡江。則高宗亦成擒矣。若使李綱不安。置王彥不致仕。用馬伸之言。而罷二賊。則高宗未必如是之狼狽也。噫。然則高宗之東奔西逐者。無乃其自取乎。

帝如杭州

綱帝如杭州。以呂頤浩簽書樞密院事。守鎮江。因帝至鎮江。宿於府治。翌日。名從臣問去留。吏部尚書呂頤浩乞留蹕。見卷四十一。以為江北聲援。羣臣皆以為然。王淵獨言。鎮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州。今江南通州。渡江。以據姑蘇。見卷四十八。將若之何。不如錢塘。今浙江杭州。



州府錢塘縣有重江之險帝意遂決以頤浩為江淮制置使與行在上見五軍制置使劉光世駐鎮江又以楊惟忠節制江東軍馬駐江寧今江西南是夕發鎮江越四日次平江今江蘇州府命朱勝非節制平江秀州今浙江嘉興府軍馬張浚副之留王淵守平江又二日次崇德今嘉興府石門縣時呂頤浩從行即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以兵二千還屯京口即鎮江府又命張俊以兵八千守吳江今蘇州府吳江縣綱金婁室陷晉寧軍徐徽言死之綱金婁室破晉寧軍徽言據子城拒戰因潰

徐徽言死節

會圍走被擒使之拜不拜臨之以兵不動命折可求諭使降徽言大罵婁室殺之統制孫昂及士卒皆不屈被害事聞贈徽言晉州即平陽府觀察使諡忠壯綱帝至杭州赦日帝駐蹕杭州郎州治為行宮下詔罪已求直言赦死罪以下放還士大夫被竄斥者惟李綱不赦更不放還蓋用黃潛善計罪綱以謝金也和州今江西南防禦使馬擴應詔上書言前日之事其誤有四其失有六今願陛下西幸巴蜀見二十七卷十六用陝右之兵留重臣使鎮江南撫淮甸破金賊之計回天下之

罪李綱以謝金人馬擴應詔上書



心是為上策。都守武昌。今湖廣武昌府襟帶荆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是為中策。駐蹕金陵。即江寧府備禦江口。通達漕運。精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為下策。若倚長江為可恃。幸金賊之不來。猶豫。見九卷二八遷延。候至秋冬。金賊再舉。驅虜舟楫。同江淮千里。數道並進。方當此時。然後又悔。是為無策。擴累數千言。皆切事機。綱金人焚揚州而去。綱黃潛善汪伯彥以罪免。目潛善伯彥自知不為眾所容。

苗劉之亂

聯疏求退。中丞張澂。澄論二人大罪二十。致陛下蒙塵。天下怨懟。乞加罪斥。乃罷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今江西南昌府綱以葉夢得張澂為尚書左右丞。三  
月。以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夜兼中書侍郎。命張浚駐平江。葉夢得罷。以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以呂頤浩為江東安撫制置使。綱扈。戶從統制苗傅劉正彥作亂。殺王淵及內侍康履等。劫帝傳位于魏國公。莫請隆祐太后臨朝。目苗傅自負世將。以王淵驟遷顯職。心不平之。而劉正彥亦以招降劇盜功大賞。



薄怨上。二人因相結。時內侍康履等恃恩用事。妄作威福。陵忽諸將。諸將嫉之。中大夫王世脩亦嫉內侍恣橫。言於正彥。正彥曰。會當共除之。及王淵入樞府。傅等疑其由內侍以進。遂與世脩謀先斬淵。然後殺宦者。議既定。時以劉光世爲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傅正彥令世脩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卽猝卒下馬。誣以結宦者謀反。正彥手斬淵。卽與傅擁兵至行宮。執康履等斬之。帝諭傅等歸營。傅等逼帝傳位皇太子。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太后出見傅等。諭

之曰。今強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傅等不從。后顧朱勝非曰。今日政須大臣果決。相公可無一言。勝非白。帝曰。傅等腹心有王鈞甫者。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爲後圖之緒。帝乃卽坐上作詔。禪位於皇子。而請太后同聽政。宣詔畢。傅等麾其軍退。於是皇子勇卽位。太后垂簾決事。尊帝爲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寧寺爲睿聖宮。是夕徙帝居之。大赦。改元明受。綱張浚呂頤浩會兵討賊。目改元赦書至平。

張呂會兵  
討賊



江見上張浚命守臣湯東野祕不宜既而得苗傅等  
所傳檄吸浚慟哭召東野及提刑趙哲謀起兵討之  
時傳令張浚以三百人赴秦鳳見七四而以餘兵屬  
祝他將浚知其僞拒不受即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  
浚見浚語去聲故相持而泣且諭浚以將起兵問罪赦  
至江寧見上呂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  
春秋鼎方盛二帝蒙塵沙漠且望拯整救其肯遽遜  
位於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即遣人寓書於浚浚  
以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共起兵且告劉

光世於鎮江見上命以兵來會頤浩得浚書上疏請  
復辟辟君也猶遂以兵發江寧會韓世忠自鹽城今江  
南淮安府由海道將赴行在見上至常熟今江南蘇  
鹽城縣張俊聞之曰世忠來事濟矣因白浚以書招之世  
忠得書以酒酌類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  
見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憂  
也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眾皆感憤於是令世忠帥  
兵赴闕戒之曰投鼠忌器見三十一事不可急急則恐  
有他變宜趨秀州見上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

韓世忠以酒酌地  
張浚戒韓世忠



發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而大脩戰具。傅等聞之。始懼。乃遣苗瑀馬柔吉將重兵扼臨平。湖名在杭州府城東北。頤浩將至平江。浚乘輕舟逐之。既而劉光世兵亦至。浚頤浩等發平江。上疏乞建炎皇帝還卽尊位。傅等聞之。憂恐不知所為。朱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閒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傅等遂帥百官朝於睿聖宮。帝慰勞去之。綱金以劉豫知東平府。見七卷三八。以夏四月。帝復位。召張浚知樞密院事。綱呂頤浩張浚

敗賊將苗翊于臨平。苗傅劉正彥夜遁。頤浩浚入杭州。呂頤浩張浚軍次秀州。頤浩諭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見十九卷一。徐敬業。見四六卷八。可監也。進次臨平。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水為陣。中流植鹿角以梗行舟。韓世忠舍舟力戰。張俊劉光世繼之。翊衆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翊遂敗走。勤王兵入北關。傅正彥擁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以走。將南趨閩中。今福建省。頤浩浚入城。世忠手執王世脩以屬。祝吏頤浩浚入見。伏地涕

韓世忠斬吳湛王世脩



泣待罪。帝問勞再三。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  
湛。佐逆為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握  
手與語。折浙其中指。與王世脩俱斬於市。逆黨皆貶。  
綱朱勝非。顏岐。王孝迪。張澂。路允迪。盧益。免。綱以呂  
頤浩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邴為尚書右丞。  
鄭穀覺簽書樞密院事。以劉光世為御營副使。韓世忠張俊為御前左右軍都統。  
制。綱重正三省官名。曰。從呂頤浩之言。詔左右僕射  
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書門下侍郎為參知政  
事。省尚書左右丞。三省始合為一。綱以李邴參知政

重正三省  
官名

事。綱帝如江寧。既至。改江寧為建康府。綱用魏國公粵為皇太  
子。綱五月。以張浚為川陝京湖宣撫處置使。便宜黜陟。  
綱目浚謂中興當自關陝關中陝西也。始慮金人或先入  
陝蜀陝西四川也。則東南不可保。因慷慨請行。詔以浚為  
宣撫處置使。聽便宜黜陟。置幕府。見四二。於秦州。今陝西鞏昌府秦州。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江若  
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  
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  
必在川陝。浚大悅。綱以滕康同簽書樞密院事。綱遣

天下常山  
蛇勢

綱監易知錄  
卷七  
宋高宗  
十七



徽猷閣待制洪皓使金。金人拘之。目粘沒喝還雲中。

見七六訛里朵還燕山。見上卷帝遣皓如金遺。去聲粘

沒喝書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於藩臣。皓至雲中粘

沒喝迫皓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

歸。恨力不能磔窄也。裂逆豫忍事之邪，畱亦死，不即

也。豫亦死，不願偷生。狗鼠間願就鼎鑊，無悔粘沒喝

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目止劍士為皓跪

請得流遞冷山。綱韓世忠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

之。帝手書忠勇二字綱六月大霖雨。詔郎官以上言

洪皓忠義

韓世忠擒苗劉

趙鼎諫王  
安石配享  
神宗

闕政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目時久雨恆陰。呂頤

浩張浚皆謝罪求去。詔郎官以上言闕政。司勳員外

郎趙鼎上疏曰：自熙寧神宗年號閒王安石用事，變祖宗

之法而民始病。假闢國之謀，造生邊患與理財之政。

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怪人材。至崇寧徽宗年號初

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於

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神宗，而京之黨未除。

時政之缺，莫大於此。帝從之，遂罷安石配享。尋下詔

以四失罪已。一曰味經邦之大略，二曰味戡難之遠

下詔以四失罪已



張守勸思  
二帝母后

圖。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仍榜朝堂。使  
知朕悔過之意。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  
則思二帝母后穹廬。見六二卷三。毳幕。吹去聲。莫。毳。細羊  
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羶。羶。羊臭也。肉酪。  
洛漿。乳漿也。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  
塞之寒。苦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  
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使令。平聲。  
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尊禮。思之又思。  
兢兢栗栗。聖心不倦。而天不為之順助者。萬無是理。

高宗罪之  
未當

也。今罪已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耳。

雲間張氏曰。高宗南渡之失。非止一端。其最大者。味邪正之分。忠佞之別也。觀其罪已之失。雖曰有四。而首不及此者。其亦罪之未當也。然宋室之禍。實自王安石揭開其蒙流毒於後。趙鼎一疏。可謂遡流而源深。得其當。信乎時政之闕莫大於此。綱目書曰。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廷。所以深著高宗聽言之美。亦足以為南渡之一幸也。

崔縱死節

綱金兀朮大舉入寇。皇帝以金人復來。乃遣工部尚  
書崔縱使金。并通問二帝。縱至金。首以大義責金人。  
請還二帝。金人怒。徙之窮荒。縱不少屈。竟死焉。綱秋  
七月。太子粵卒。諡元懿。綱鄭穀卒。以王綯參知政事。



張浚與劉子羽謀誅范瓊

周望同簽書樞密院事。綱御營司提舉范瓊有罪。伏誅。張浚發建康。目初汴京破。二帝及宗室北遷。多瓊之謀。又乘時剽掠。左右俱去張邦昌為之從衛。至是自洪州今江西南昌府入朝。悖慢無禮。且乞貸苗。劉等死。帝畏其威。以為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川陝。與樞密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俊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招瓊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為設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救。將

軍可詣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為。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眾。數上聲瓊在圍城中。附金迫二帝北狩之罪。且曰。誅止瓊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軍也。眾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瓊下獄。具伏。賜死。子弟皆流嶺南。治廣東廣州府瓊既誅。張浚乃發建康。見上十綱升杭州為臨安府。將定都焉綱詔李邴。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奉隆祐太后如洪州。見上綱以杜充同知樞密院事。充畱守東京。以糧絕歸行在。遂有是命。充將發汴。岳飛諫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取之。非數十萬眾不可不聽。綱



林勳上本  
政書

廣州今廣東廣州府教授林勳上本政書目勳上本政書十  
三篇言國朝兵農之政大抵因唐末今農貧而多失  
職兵驕而不可用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脩  
之故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去聲田五十畝其  
有羨餘也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  
驅之使為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為什  
一之稅每十六夫為一井每井賦二兵馬一匹蠶婦  
之貢絹三尺綿一兩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其說  
甚備書奏詔以為桂州今廣西桂林府節度掌書記其後朱

朱熹甚愛  
其書

熹希甚愛其書陳亮亦曰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  
世之為井田之學者無以加矣綱八月李邴罷以劉  
珪權知三省樞密院事綱遣使致書于金金人不答  
且時聞金人南侵而洪皓崔縱未得前帝求可使緩  
師者乃遣京東轉運判官杜時亮及脩武郎宋汝為  
使金師以請和致書於粘沒喝曰古之有國家而迫  
於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  
無地此所以認認徒然畏懼惟冀閤蛤下之見哀而  
赦已故前者連奉書願削去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



魏寅上疏

胡寅七策

金之國而尊無二上。見十八卷十三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為快哉。綱閏月以呂頤浩杜充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綱罷起居郎胡寅。目寅上疏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宗欽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乃亟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偷安歲月略無扞禦及虜騎乘虛匹馬南渡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民怨咨恐非自全之計也。因進七策。一罷和議而脩戰略。二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三務實效去虛文。四大起天下

之兵以自強。五都荆襄。今湖廣荊州襄陽二府以定根本。六選

宗室之賢才封建任使之。七存紀綱以立國體。書凡數千言。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於外。綱詔杜充韓世

忠劉光世分屯江東以備金。以杜充兼江淮宣撫使守建康王燧隸之韓世

忠為浙西制置使守鎮江劉光世為江東宣撫使守太平池州皆受充節制綱帝如臨安

見綱九月金人陷南京。今河南歸德府綱詔周望

守平江。見上綱以張守同簽書樞密院事。綱命劉光

世移屯江州。朝議以隆祐太后在豫章恐有震驚乃命光世移屯江州以屏蔽之。豫章即

洪州見上江州今江西九江府綱遣直龍圖閣張邵使金。金人囚之。



張邵不屈

李邈死節

巨邵至濰州。今山東萊州府濰縣。見撻懶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為南北朝從臣，無拜禮。且具書言兵不在強弱，在曲直。天未厭宋，而金乃裂地以封劉豫，復窮兵不已。曲有在矣。撻懶怒，取國書去，送邵密州。今山東青州府諸城縣。囚於祚山砦。綱：金禁民漢服，殺故知真定府李邈。目金下令禁民漢服，又令髡髮。坤髮也。剃髮也。不如式者殺之。邈故為真定。今直隸真定府。帥被執三年，金人欲使知滄州。今直隸滄州。邈笑不答。及髡髮，令下邈，憤詆之。虜搃瓜職反擊搃亦其口。猶吮。前上聲。口喻也。血噴。異。噴也。之遂遇害。

張浚治兵興元以圖中原

邈將死，顏色不變。南向拜訖，就死。燕人為之流涕。後事聞，諡曰忠壯。綱：冬十月，帝至臨安，留七日。復如越州。今浙江紹興府。綱：張浚治兵于興元，以圖中原。目浚至興元。今陝西漢中府。上疏言漢中實形勝之地，前控六路。陝西路。之師，後據兩川。見六十四卷。之粟，左通荆襄。見上。之財，右出秦隴。見三十八卷。之馬，號令中原必基於此。宜謹積粟，理財以待巡幸。於是辟壁也。舉也。劉子羽參議軍事，承制以趙開為隨軍轉運使，專總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鎔支也。六銖也。銖分兩之一。不可加。獨權見十

綱鑑易知錄

卷七十八

二二

宋高宗



趙開理財

四卷 貨尚存贏餘而貪猾認為已有其相隱匿惟不  
 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胃意興復  
 委任不疑時浚荷重寄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  
 不貲咨。賞。量也。悉取辦於開開悉智慮於食貨算無遺  
 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貲財貲亦財也。常有餘初陝西都統  
 制曲端欲斬節制使王庶去年十一月金婁室陷延  
 端次干襄樂不進庶自將百騎馳赴襄樂勞軍端彌  
 不平見庶問延安失守狀謀殺之不果乃奪其節制  
 使印會庶自劾得詔罷守京兆乃去。朝廷疑其叛浚以百口保之且以  
 其與敵屢角欲仗其威聲承制築壇拜端武威大將

趙立淮陰之捷

軍宣撫司都統制軍士懽聲如雷子羽又薦涇原今  
 西平都監吳玠及弟璘之才勇浚以玠為統制璘掌  
 帳前親兵綱金人趨江西劉光世引兵遁十一月隆  
 祐太后如虔州今江西贛州府。江西州軍多陷綱知徐州趙  
 立將兵勤王敗金人于淮陰目立聞詔諸路以兵勤  
 王乃將兵三萬趨行在見上。杜充承制以立知楚州  
 今江南淮安府。金人聞立棄徐州今江南徐州。將赴楚州乃以兵  
 邀於淮陰即楚州。立麾下勸立不如還保徐州立奮怒  
 嚼其齒曰回顧者斬於是率眾徑進與金人遇轉戰



箭貫兩頰

趙鼎上言  
經營大業

四十里。至楚州城下。立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  
 指揮諸軍前。欲定方。拔出之議者。謂自燕山。遼燕京今直隸  
順天之役。南北戰爭。未有如此之鏖。見上卷戰者。綱  
 以范宗尹參知政事。趙鼎為御史中丞。目二人皆嘗  
 建議避狄。故遂用之。鼎上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今  
西府始。經營關中。當自蜀。今四川始。欲幸蜀。當自荆  
 襄。今湖廣荆州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  
 荆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湖南湘州今湖廣長沙府而下瞰。苦濫  
也俯視京洛。京洛陽三國所必爭。宜以公安。今荆州府為

楊邦乂死節

行闕而屯重兵於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  
 經營大業。計無出此。綱金兀朮渡江。入建康。杜充叛。  
 降金。通判楊邦乂死之。目時江浙倚重於充。而充日  
 事誅殺。且無制敵之方。及兀朮與李成合兵攻烏江。  
在江南和充閉門不出。統制岳飛泣諫。請視師。充不  
 從。兀朮遂乘充無備。進兵取和州。無為軍。見六八王  
 善迎降。遂由馬家渡渡江。陷太平州。今江南寧國充  
 始遣都統制陳淬。翠及飛帥師迎戰。王璦以軍先遁。  
 淬敗死。諸將皆潰。會充兵亦散。兀朮至建康。今江南



守臣陳邦光戶部尚書李悅拙迎降充渡江保真州。

今江南揚州府儀真縣兀求遣人說之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

張邦昌故事見上卷六充遂還建康與悅邦光率官屬逐

金師拜兀求於馬首通判楊邦乂獨不肯屈膝以血

大書衣裾居○衣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兀求

使人誘以官終不屈大罵求死遂殺之充至金粘沒

喝薄其為人久之乃得仕綱帝奔明州目帝聞杜充

敗謂呂頤浩曰事迫矣若何頤浩遂進航杭海之策

呂頤浩進航海之策

以血大書衣裾

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見七十七卷十七彼出我入彼入

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帝然之遂知明州見同上綱韓世

忠自鎮江今江南鎮江府見上二二退守江陰今江南常州府江陰縣十二

月金兀求陷臨安見上遣兵渡浙江名在杭州府城東追帝帝

航于海綱江淮統制岳飛敗金人于廣德目飛率所

部自建康躡金人於廣德今江南廣德州境中六戰皆捷擒

金將王權俘俘○軍所虜囚日俘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

以恩義遣還令夜斫斫○斬也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破

之駐軍鍾村軍無見現糧將士忍飢秋毫無犯金所

岳飛廣德之捷



此岳爺軍

楊沂中高橋之捷

籍兵相謂曰此岳爺軍也爭降附之綱金人阿里蒲盧陷越州遂寇明州張俊使統制楊沂中迎戰于高

橋在寧波府西門敗之

綱庚戌四年金天會八年春正月金人陷明州屠其民遂

襲帝于海帝走溫州是月朔西風大作金師乘之

復攻明州張俊劉洪道坐城樓遣兵掩擊殺傷大半

金人奔北死於江者無數夜拔砦退屯餘姚今紹興府餘姚縣

而遣人請濟師於兀朮兀朮遣兵與阿里蒲盧渾

復攻明州張俊懼帥師趨台州今浙江台州府劉洪道亦遁

金師入城屠其民帝聞明州陷遂移次台州章安鎮

今台州府天台縣金人聞帝在章安以舟師追三百餘里弗

及提領海舟張公裕引大船白○海中大船擊却之金人引

還帝發章安如溫州今浙江溫州府泊於港口綱金婁室

陷陝州知府李彥仙死之綱彥仙在陝今河南河南府陝州益

為戰守備遣統領邵興復虢州見七二卷二金將烏魯來

攻彥仙敗之婁室聞之自蒲解見上卷十九率兵大至彥

仙又大敗之婁室僅以身免彥仙度鐸金人必併力

來攻自遣人求兵於張浚已而婁室果率折可求等

李彥仙死節



衆十萬來分其軍爲十以正月旦爲始日輪一軍攻城期以三旬必拔彥仙意氣如常數朔出兵與戰既而食盡告急於浚浚檄吸○徵○曲端以涇原見兵援之端素嫉彥仙不奉命浚曰金若下陝則全據大河且窺蜀矣乃出師至長安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道阻不得進彥仙日與金戰婁室奇其才誘啗淡○餌○百端彥仙悉斬其使力盡城陷彥仙投河死其屬官居民無一人降者婁室怒盡屠之綱滕康劉珪免二月以盧益李回權知三省樞密院事綱金兀朮引兵北還兀朮

還臨安縱火焚掠以輜重不可遵陸取道秀州而北綱金人入東京汴京綱周望棄軍走太湖在江南常州府城東南金人大掠平江見上綱三月遣使迎隆祐太后于虔州綱帝謂輔臣曰太后愛朕不啻試已出今在數千里外兵馬驚擾當亟奉迎以愜朕朝夕慕念之意遂遣盧益等奉迎於虔州見上綱夏四月張浚引兵入衛聞金軍退乃還綱帝還越州綱帝發溫州至越州下詔親征巡幸浙西治杭州府尋升越州爲紹興府綱韓世忠邀擊金兀朮于江中大敗之走建康復引兵襲世忠世忠敗績兀朮遂趨



韓世忠江中破金兀

江北目初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欲俟兀朮師還擊之及兀朮由秀秀州今浙江嘉興趨平江世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上見以待之金師至江上揚子江上也江在江南揚州府儀真縣及鎮江府城西北世忠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在鎮江府城東北江中寺兀朮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閒形勢無如金山在鎮江府城西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諳二聲也窺視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

韓世忠妻梁氏

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乞諸獲者則兀朮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浮擊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虜兀朮之婿龍虎大王兀朮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泝素流逆流而上兀朮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蒙蒙艦同大艦咸上聲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兀朮窘甚或曰老鸛



新編通鑑綱目卷之八

河在江南淮安府西故道今雖湮因塞湮亦塞也若鑿之可通秦

淮見六四卷三五兀求從之。一夕渠成。凡三十里。遂趨建康。

見上岳飛以騎三百步兵三千邀擊於新城。今淮安府安東

縣。大破之。兀求乃復自龍灣出江中趨淮西。會捷懶

自濰州。見上遣李董僅。女真部。長日。李董。大一引兵來援。兀

求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太一

軍江北。兀求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豫以

鐵縆貫大鈎。授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

鐵縆貫大鈎

為兩道出其背。每縆墜一縆則曳葉也。一舟沉之兀

求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

土。則可以相全。兀求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而言不遜。

世忠引弓欲射石之。兀求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篷。

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

閩人獻焚舟之策

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

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巢去聲。棹也。橫日。槳。俟風息則

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箬篷。則不攻

自破矣。兀求然之。及天霽際也。雨風止。兀求以小舟

出江。世忠絕流直渡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兀求令

綱鑑易知錄

卷之八

宋高宗

三十一



金人自是  
不敢復渡  
江

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烟燄蔽天。師遂大潰。會  
焚溺死者不可勝升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  
兀求遂濟江。屯於六合縣。見四十七卷世忠以八千人拒  
兀。求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  
敢復渡江矣。**綱**遷趙鼎為翰林學士。鼎辭不拜。呂頤  
浩免。初御營使本以行幸總齊軍政。而宰相兼領  
之。遂專兵柄。樞府幾無所預。頤浩在位尤顯恣。中丞  
趙鼎嘗疏論之。及聞韓世忠敗金人。頤浩請帝幸浙  
西。見上詔親征。帝將從之。趙鼎以為不可輕舉。頤浩

惡鼎異已。改鼎翰林學士。鼎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  
拜。乃上疏論頤浩過失。凡千餘言。頤浩囚求去。詔以  
頤浩倡義勤王。宜從優禮。乃罷為鎮南軍節度。見六卷  
使。禮泉觀貫使而復命。鼎為中丞。諭之曰。朕每聞  
前朝忠諫之臣。恨不之識。今於卿見之。**綱**五月。以范  
宗尹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張守參知政事。趙鼎  
簽書樞密院事。**綱**岳飛襲金人于靜安。敗之。**綱**兀求  
既濟江。金人在建康者。大肆焚掠。執李稅。陳邦光等。  
自靜安渡宣化而去。稅道死。邦光歸於劉豫。岳飛邀



擊金人於靜安鎮大敗之。綱六月張浚罷其都統制

曲端。浚雖重用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乃使張

海州團練副使萬安軍安置。是年四月金婁室

入潼關曲端使吳玠拒於彭原敗績端走還涇原。綱

秋七月金徙二帝于五國城。金將立劉豫乃徙二

帝於五國城去上京見上東北千里徙此踰月太上

皇后鄭氏崩洪皓自雲中見上密遣人奏書以桃梨

栗麪等獻二帝始知帝即位之實。綱八月以謝克家

參知政事。隆祐太后至越州。綱金人捷圍楚州見上

二帝徙五國城

金立劉豫為齊帝

二綱九月金立劉豫為齊帝。綱金遣高慶裔異及知

制誥韓昉備璽綬寶冊立劉豫為大齊皇帝世脩子

禮奉金正朔置丞相以下官九月豫即位都大名府

今直隸大名府改明年為阜昌元年。綱詔劉光世督諸軍救

楚州光世不進鎮撫使趙立死之楚州陷。綱張浚使

都統制劉錫帥五路之兵與金婁室大戰于富平敗

績浚退軍秦州。綱兀朮引兵趨陝西浚聞其將至檄

名熙河見上劉錫秦鳳見上孫偓握涇原見上

劉錡環慶見上趙哲四經略及吳玠之兵合四十

萬人馬七萬匹以錫為統帥迎敵決戰王彥諫曰陝

趙立死節

張浚富平之敗



西五路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  
 若屯利見六一閻見六六興見同洋見五四以固根  
 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  
 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未可浚曰吾寧不知此顧東  
 南事方急不得不為是耳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  
 宜各守要害見五十須其弊而乘之亦不從遂行次  
 於富平縣見五六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  
 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  
 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

他徙已而婁室引兵驟至輿柴囊土藉淖泥也平行  
 進薄博通也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敵  
 陳殺獲頗多勝負未分而敵鐵騎直擊趙哲軍他將  
 不及援哲因離所部其將較望見塵起遂驚遁諸將  
 皆潰敵乘勝而進關陝大震浚時駐邠州今陝西西  
 督戰既敗退保秦州見上召趙哲斬之而安置劉錫  
 於合州見七六令諸將各還本路上書待罪帝手詔  
 慰勉之自是關陝不可復論者咎浚之輕師失律焉

靜軒周氏曰春秋莊九年書及齊師戰于乾時  
 我師敗績傳曰內不言敗此言敗者為與敵戰



雖敗猶榮也。張浚是舉，雖違眾議而有輕師失律之愆，然以復讎舉事，則此戰為義舉。雖云敗績，而其義聲充滿於天地之間矣。前書治兵與元以圖中原，此書帥五路之兵與金大戰，則其復讎之義，徇國之心，表表然者，夫豈因其功之不成而遂少貶之哉？觀綱目之所書，則其予之之意，蓋謂乾時之戰，見可見矣。註三卷三十。

金人縱秦檜還

綱冬十月，金人縱秦檜還。目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撻懶為其任用，撻懶信之。見上。及南侵，以為參謀軍事，又以為隨軍轉運使。撻懶攻楚州，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漣水軍，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奪舟而來。欲赴行在。見上。遂航海至越州，帝命先見宰執，檜首

范李力薦秦檜之忠

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朝士多疑其與何臬。栗孫傳等同被拘執，而檜獨還。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察呵問也。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平聲從軍撻懶，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安得與王氏偕，惟范宗尹及李回二人素與檜善，盡破羣疑，力薦其忠。檜入對，首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帝謂輔臣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遂拜禮部尚書。先是朝廷雖數遣使於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仇。



綱鑑易知錄 卷之八

息兵則自檜始蓋檜首倡和議故撻懶陰縱之使還

也綱以李回同知樞密院事綱十一月趙鼎罷目上

欲以副都統辛企宗為節度使鼎言企宗非軍功持

不下帝不樂遂罷鼎提舉洞霄宮廣高宗當厄難之

而罷國家柱石之賢綱以富直柔簽書樞密院事綱

金人復陷涇原見諸州軍綱日南至冬至帝率百官

遙拜二帝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綱張浚軍興州見遣

吳玠守和尚原在陝西鳳翔府以拒金綱十二月金

人寇熙河副總管劉惟輔死之金婁室卒目金人掠

高宗以一  
言罷柱石  
之賢臣

劉輔死節

熙河見惟輔擊敗之殺五千餘人已而復至惟輔願

熙河尚有積怒粟恐金人因之以守急出焚之為金

人所執卒○持以去惟輔曰死犬斬即斬吾頭豈

汝梓也顧坐上客曰國家不負汝一旦遽降敵邪即

閉口不言而死所部亦多不屈被殺綱定差役法目

帝在河朔河北親見閭閻之苦嘗歎知縣不得其人

一充役次即至破家及即位深加講議乃定差役法

以二十五家為一保十大保為一都內選才力高富

者二人充都保主一都盜賊烟火之事其次有保長

定差役法

綱鑑易知錄 卷之八 宋高宗 三五



若品官則一品限田五十頃至九品五頃免差子孫  
蔭盡則同編戶太學生及得解經省試者許募人充  
役軍丁女戶及孤弱悉免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七八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6610